

方以智《通雅》分目浅探

张可

(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北京 100083)

摘要:明末学者方以智在语言文字学领域的代表作《通雅》,内容、分目仿《尔雅》之例,而又有所革新。《通雅》分目上的革新不仅反映了方以智个人的学术思想体系,反映了明末清初社会文化知识结构,同时也代表了“雅类书”发展的巅峰。考察了《通雅》浮山本、四库本(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著录)、光绪本及上海古籍出版社点校本的分目异同,并在综合考虑全文体例统一、各版本异同及其原因的基础上,对《通雅》分目情况及各类各目条目数量进行了整理统计。《通雅》在类别设计上是比较全面的,但各类、各子目收录的条目则非常不平衡,这说明《通雅》之“通”在于类别的完备,而具体到研究对象,仍然是以常用词语和疑难词语为主,不是一味追求内容的全面。

关键词:方以智;《通雅》;分目;不平衡

中图分类号:H1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322(2012)03-0067-06

一、方以智及其《通雅》

方以智,字密之,桐城人。作为明末清初最重要的学者之一,方以智主张中西合璧,儒、释、道三教归一,兼有“坐集千古之智而折中其间”的学术态度,因而在文学、经学、医学、书画、音乐等方面都有所造诣;其一生所著约达四百万字以上,存世作品数十种,内容广博,文、史、哲、地、医药、物理,无所不包。而欲论其在语言文字领域的贡献,则当推《通雅》一书。

《通雅》通行本卷首三卷,收录概论性质的文章,作者在这里谈到了他关于语言文字的一些根本看法;正文五十二卷,内容、分目仿《尔雅》之例,而又有所革新。对于《通雅》在内容、分目上的革新,学界向来予以了极大的肯定。石云孙(1997)认为:“(《通雅》)首先,内容上超出了《尔雅》、《广雅》的范围,大大加广了。其次,篇目虽略依《尔雅》,但作了不少的变更,分目更细了。再次,体例上不尽守《尔雅》旧例,如末五卷即非《尔雅》体例所有。”^[1]袁津琥(2004)则指出:“《通雅》是雅类书发展的一个顶峰,同时也是雅类书的一个

终结。……雅类书在《通雅》以后无论从体例上,还是从内容上看都已再没有任何的发展了。”^[2]窦秀艳(2004)总结道:“(《通雅》)在内容和体例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创新。自唐宋以来,雅书日趋专门化,《通雅》在内容方面大大突破前此群雅,是对诸雅的综合、补充,可以看作是一部群雅总汇,是此前雅书的集大成之作。”^[3]

正如研究者们所言,《通雅》在内容和体例上的革新,不仅反映了方以智个人的学术思想体系,反映了明末清初社会文化知识结构,同时也代表了“雅类书”发展的巅峰。因此,对《通雅》的内容和体例作深入的整理和研究是很有必要的。本文拟对《通雅》正文的分目作一简单梳理,抛砖引玉,以启来者。

二、《通雅》各版本分目异同考

《通雅》在继承和发展《尔雅》分类的基础上,还在一些类别下再细分小类。这些小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著录时称之为“子目”^[4]。《通雅》不同版本在“类别”与“子目”的分目上有一定差异,其中“有意义的差异”(指不属于明显误刻的

收稿日期:2012-06-28

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2012-JBYZ-0010)

作者简介:张可(1984-),女,重庆市人,博士生,研究方向:古代语言学文献。

差异)无疑反映了历代刊刻者们对《通雅》分目理解的不同。因此,本文拟先对《通雅》历史版本分目异同作对比考察。

《通雅》主要的历史版本有“浮山此藏轩本”(以下简称“浮山本”)、“四库全书本”(以下简称“四库本”)、“日本立教馆刻本”、“日本国刻本”、“桐城方氏重刻本”、“光绪刻本”(以下简称“光绪本”)[5]。198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通雅》点校本,以浮山本为底本,同时参校四库全书本、光绪刻本等,对《通雅》进行了全文标点与校

勘。由于“日本立教馆刻本”、“日本国刻本”、“桐城方氏重刻本”皆翻刻自浮山本,其分目与之无二,因此本文主要考察浮山本[6]、四库本[7] (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著录[4]622)、光绪本[8]及上海古籍出版社校本[9]的分目异同。

(一)浮山本《通雅》分目

浮山本《通雅》分目的呈现方式,是刊刻时以单行大字标注类别,而“子目”则以单行小字标注于类别下。据我们考察,浮山本《通雅》正文分类及子目见表1。

表1 浮山本《通雅》分类表

Table 1 In Fushan this Tongya classification

卷名	类名	子目名	卷名	类名	子目名
卷一	1 疑始	专论古蒙古音	卷二八	14 礼仪	
卷二		论古蒙古音	卷二九	15 乐曲	
卷三	2 释诂	缀集		16 喘法附	
卷四		古隼	卷三〇	17 乐舞	
卷五				18 乐器	
卷六		讎语	卷三一	19 器用	书札
卷七			卷三二		碑帖 金石
卷八		重言	卷三三		书法 装治 纸笔墨砚 印章
卷九			卷三四		古器
卷一〇	3 天文	释天			杂用诸器
卷一一		历测	卷三五		卤簿职事
卷一二		阴阳		20 戏具	戎器具
卷一三		月令	卷三六	21 衣服	车类戏具
卷一四		农时			彩服
卷一五	4 地輿	方域	卷三七		佩饰
卷一六		水注			布帛
卷一七		地名异音	卷三八	22 宫室	彩色
		九州建都考略	卷三九	23 饮食	
		释地	卷四〇	24 算数	
卷一八	5 身体		卷四一	25 植物	草
卷一九	6 称谓		卷四二		竹苇
卷二〇	7 姓名	姓氏	卷四三		木
卷二一		人名	卷四四		谷蔬
		同姓名	卷四五	26 动物	鸟
		鬼神	卷四六		兽
卷二二	8 官制	仕进	卷四七		虫
卷二三		爵禄			鱼
卷二四		文职	卷四八	27 金石	
卷二五		武职 兵制附	卷四九	28 谚原	
	9 兵政		卷五〇	29 切韵声原	
卷二六	10 事制		卷五一	30 脉考	
	11 田赋		卷五二	31 占方解	
卷二七	12 货贿				
	13 刑法				

这个分目虽然是出自最早最完整刊行的善本,但从类别与子目名称间的关系、各类收录条目(这里说的“条目”,等同于《通雅·凡例》“此书每则上标一语,仿尔雅之遗,使观者望而知之,然后寻绎下方”一句中所指的“则”。)数量等方面,可察觉到一些不合常理之处,比较典型的如:

①第1类“疑始”下两个子目“专论古蒙古音”与“论古蒙古音”似实为一类,仅字面名称不同。

②第15类“乐曲”、17类“乐舞”、18类“乐器”关系非常紧密,似乎不应分列为三类;第16类“啸法附”既然为“附”,则似不应单列,且“啸法附”下仅收1则条目。与之类似的是第8类“官制”下“武职兵制附”子目。

③第19类“器用”最后一个子目为“车类戏具”,而第20类为“戏具”,且与“车类戏具”处于同一卷中。同时,“车类戏具”下收录的条目主要是有关“车类”的,并无“戏具”成份,故此处似应为“车类”、“戏具”两个子目。

④第19类“器用”下的“碑帖金石”和“书法装治纸笔墨砚印章”两个子目,所辖其实不止一个小类,且这些小类之间是并列关系,并不像“武职兵制附”一样有附属关系。另外,该版本的版心鱼尾下一般都注当页子目,若无子目则注类名,而“碑帖金石”子目所在页面的版心鱼尾下则是“碑帖”、“金石”分列。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不合理”,一个可能是《通雅》的编纂历经数十年,而作者在编纂后期又长期处于颠沛流离的状态,以致体例上出现了疏失;另一个可能是刊刻者在对作者意图的理解上出现了偏差。

(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著录

乾隆四十六年编成的《四库全书》收录了《通雅》,其抄录所据乃是“左都御史张若澐家藏本”,具体篇目、内容与浮山本并无太大差异。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通雅的著录则有不同:

是书皆考证名物、象数、训诂、音声。首三卷分五子目,曰音义杂论,曰读书类略,曰小学大略,曰诗说,曰文章薪火,皆不入卷数。书中分四十四门,曰疑始,专论古蒙古音,凡二卷。曰释诂,分缀集、古隽、諺语、重言四子目,凡七卷。曰天文,分释天、历测、阴阳、月令、农时五子目,凡二卷。曰地輿,分方域、水注、地名异音、九州岛岛建都考、释地五子目,凡五卷。曰身体,曰称谓,各一卷。曰姓名,分姓氏、人名、同姓名、鬼神四子目,凡二

万方数据

卷。曰官制,分仕进、爵禄、文职、武职、兵政五子目,凡四卷。曰事制,分田赋、货贿、刑法三子目,凡二卷。曰礼仪,曰乐曲、乐舞,附以乐器,共三卷。曰器用,分书札、碑帖、金石、书法、装潢、纸笔墨砚、印章、古器、杂器、卤簿、戎器、车类、戏具十三子目,凡五卷。曰衣服,分彩服、佩饰、布帛、彩色四子目,凡二卷。曰宫室,曰饮食,曰算数,各一卷。曰植物,分草、竹苇、木、谷蔬四子目,凡三卷。曰动物,分鸟、兽、虫三子目,凡三卷。曰金石,曰谚原,曰切韵声原,曰脉考,曰古方解,各一卷。^{[4]622}

从上文可以看出,《提要》的著录是对《通雅》分类做了一定程度上的调整的,具体如下:

①合类别“疑始”下二子目为一。

②将类别“兵政”划入类别“官制”下为子目。

③将类别“田赋”“货贿”“刑法”划入类别“事制”下为子目。

④将类别“乐器”附于“乐舞”下;取消类别“啸法附”。

⑤将类别“器用”下的“碑帖金石”和“书法装治纸笔墨砚印章”两个子目中的并列内容分开,并将类别“戏具”划入“器用”下,如此则“器用”下共有13个子目。

⑥取消类别“动物”下的“鱼”子目。

另外,《提要》所提及的卷数仅有五十卷,与浮山本的区别在于:类别“释诂”下仅七卷,浮山本为八卷;类别“植物”下仅三卷,浮山本为四卷。由于四库全书本《通雅》的卷数与浮山本并无差异,这里的区别可能是著录者的疏忽所致。

《提要》相较于浮山本的一些改动应该说是更合乎作者意图的,如“疑始”下两个子目本就只是文字差异,将“戏具”划为“器用”下的子目等。

(三)光绪本《通雅》的分目

光绪十一年,方氏族孙方宝彝重刊《通雅》,也就是“光绪刻本”。光绪本的类别、子目标注方式与浮山本不同,各卷卷首即将本卷涉及的所有类别与子目列出,正文中再以“以下某某”来区分不同子目的内容。由于本文的目的不在于探讨两个版本之间的版本差异,而上述标注方式的区别并不对分类构成实际影响,故在此说明,后文不再讨论。

另外,光绪本《通雅》在标注类别与子目时还有一些明显是刊刻之失的地方,如卷三一“器用书札碑帖金石”,正文中第29则“帖刻于石而榻

之曰法帖”后小字标注“以下金石”(误,当为“以下碑帖”);第32则“金石之集则欧赵之功也”条后增四字“以下金石”(误,当为小字标注)。这样的刊刻之失本文也排除在外。

光绪本《通雅》的类别与子目与浮山本的区别主要在:

- ①将“兵政”划入“官制”下为子目。
- ②将“田赋”“货贿”“刑法”划入“事制”下为子目。
- ③如此则取消“啸法附”子目。
- ④将“乐舞”划入“乐器”下为子目。
- ⑤“器用”下“碑帖”、“金石”分列。
- ⑥“器用”下“书法”“装治”“纸笔墨砚”“印章”分列。

⑦“器用”下子目名“卤簿”不同于浮山本之“卤簿职事”。

⑧将“戏具”归入“器用”下为子目。

光绪本《通雅》不同于浮山本的地方大多从《提要》,未从《提要》者有二:一是“疑始”下二子目未合为一,二是“动物”下的“鱼”子目仍存在。我们认为,光绪本《通雅》在类别上的这些调整基本是符合方以智原意的,是有益于全书体例统一的,是对浮山本《通雅》刊刻者理解不当之处的纠正。

(四)标点本《通雅》的分目

198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方以智全书》第一册,以浮山本为底本,同时参校四库本、光绪刻本及张裕叶《刊误补遗》等,对《通雅》进行了全文标点与校勘。这个标点本附有目录,因此可以更清晰地看出整理者对不同版本间《通雅》分类的择从。

标点本《通雅》较之前版本,在分目上的异同之处在于:

①“疑始”下两小类仍然分列,此与浮山本、光绪本同。

②“兵政”归入“官制”下为子目,此从《提要》,与光绪本同。

③“田赋”“货贿”“刑法”归入“事制”下为子目,此从《提要》,与光绪本同。

④“乐曲”“乐舞”“乐器”分列,此从浮山本;但“啸法附”不再以类名或子目出现,此从《提要》,与光绪本同。

⑤“器用”下“碑帖”“金石”“书法”“装治”“纸笔墨砚”“印章”单列,“戏具”归入“器用”下

为子目,“器用”下“车类戏具”子目名更改为“车类”,此从《提要》,条目划分与光绪本同。“金石”前出注:“原刻此目并列于‘碑帖’,今依前后书例分列。”

⑥“动物”下“虫”“鱼”分列,此与浮山本、光绪本同。

三、《通雅》分目情况整理及其特点

浮山本《通雅》是学界公认的善本,其刊刻又在方以智过世前,按理来说,这个版本应该是最符合作者意图的。但浮山本毕竟是交由他人校讎刊刻的,这个过程必然加入了校讎、刊印者的理解;且稿本还几经辗转,加之刻工可能的失误,出现与作者本身的编纂意图相违背之处并非没有可能。

因此,本文在《通雅》分目这一问题上,主要依据的是《通雅》分类的整体思路,在综合考虑全文体例统一、各版本异同及其原因的基础上,最终拟出一个“折中方案”来。这个“折中方案”也许并非历史真实,但应最符合作者原意。

本文对《通雅》分目情况及各类各目条目数量的整理统计见表2。

对于上表,需要注意的是:

①光绪本及标点本虽将“田赋”等划入“事制”为子目,但原属浮山本“事制”的条目并未归入这几个子目,仍独立在前。我们统计时遵从光绪本及标点本的做法,因此出现了类别“事制”与子目“事制”重名的情况。

②“乐曲”“乐舞”“乐器”三者联系紧密,按全文分类通则看,似宜合为一类;且除乐舞、乐器外,其余所有类别都至少占一卷篇幅。因此,本文从照顾全文分类原则统一的角度,将三者合为一个类别“乐类”。

③“器用”下的子目“金石”与第19类“金石”同名而内容不同:“器用”下“金石”收录的是与金石铭刻相关的词,第19类“金石”收录的是与金银矿藏及冶炼、制造工具相关的词。

④“切韵声原”“古方解”“脉考”三目,并不按方以智《通雅凡例》中规定的格式按条目排列;顾之川(1988、1989)认为此三卷属于姚氏刊刻时的“误合”,“不应列入卷数”。我们同意顾文的说法,但由于本文主要讨论内容是《通雅》分目,因此仍然将这三目列于此处。

⑤由于统计系人工进行,条目数量可能与实际情况有少许出入。

表2 《通雅》分目情况及各类条目数量统计

Table 2 Tongya Subhead and all kinds of the number of entries in statistics

卷名	卷条 目	类名	类条 目	子目名	子目 条目
一	69	疑始	167	论古蒙古音	167
二	98				
三	47	释诂	723	缀集	47
四	70			古隼	151
五	81			讎语	350
六	87				
七	121				
八	142			重言	221
九	116				
一〇	105				
一一	43	天文	97	释天	30
一二	54			历测	13
				阴阳	13
				月令	34
				农时	7
一三	62	地輿	351	方域	129
一四	67			水注	39
一五	39			地名异音	122
一六	122			九州岛建都考略	23
一七	61			释地	38
一八	73	身体	73		
一九	94	称谓	94		
二〇	27	姓名	88	姓氏	22
二一	61			人名	5
				同姓名	8
				鬼神	53
二二	32	官制	189	仕进	25
				爵禄	7
二三	37			文职	87
二四	50				
二五	70			武职 兵制附	28
		兵政	42		
二六	55	事制	109	事制	47
二七	54			田赋	8
				货贿	23
				刑法	31
二八	50	礼仪	50		

卷名	卷条 目	类名	类条 目	子目名	子目 条目
二九	33	乐类	80	乐曲	33
三〇	47			乐舞	11
				乐器	36
三一	39	器用	250	书札	28
				碑帖	3
				金石	8
三二	44			书法	12
				装治	13
				纸笔墨砚	11
三三	41			印章	8
				古器	41
三四	67			杂用诸器	62
				卤簿职事	5
三五	59			戎器具	21
				车类	13
				戏具	25
三六	59			衣服	102
三七	43	佩饰	15		
		布帛	20		
		彩色	8		
三八	71	宫室	71		
三九	66	饮食	66		
四〇	84	算数	84		
四一	51	植物	205	草	85
四二	44			竹苇	10
四三	62			木	74
四四	48			谷蔬	36
四五	57			动物	182
四六	48	兽	48		
四七	77	虫	46		
		鱼	31		
四八	31	金石	31		
四九	146	谚原	146		
五〇		切韵声 原			
五一		古方解			
五二		脉考			

从上表的归纳中,我们可以看出《通雅》分目上的一些显著特点,如普通语词与百科语词并重、重视双音词的收录、重视方俗语词的收录等。下面我们仅就其特点之一——“类别”的全面与“内容”的不平衡来作一简单说明。

《通雅》在类别设计上是比较全面的,但各万方数据

类、各子目收录的条目则非常不平衡。其中收录条目最多的类别是《释诂》,共收录 723 则条目;收录条目最少的类别是《乐舞》,仅收录 11 则条目;即使遵照《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和光绪本《通雅》,将《乐器》附入《乐舞》下,两类加起来也仅有 47 则条目。同时,各类下的子目数量分布也极不

平衡。就拿子目最多的《器用》来说,13个子目中,收录条目最少的“碑帖”仅有3则条目,其次是“卤簿职事”,仅有5则条目,“金石”、“印章”和“彩色”也各仅有8则条目。又如《地輿》,其中的“方域”子目收录129则条目,“地名异音”子目收录122则条目,但“水注”仅收录39则条目,“九州岛建都考略”和“释地”的条目更少。

《通雅》类别的全面让人们很容易将其看作是百科全书或词典性质的著作,但其内容的不全

面却从一个角度“暴露”了此书的真实性质。就拿上文举过的《地輿》“水注”子目说,如果全面收录全国所有的江河湖泊,恐怕条目并不会比“方域”少多少,但“水注”仅收录39则;再如《官制》类,其“爵禄”子目仅收录7条,显然没有完整收录所有与官爵俸禄有关的条目。这就说明,《通雅》之“通”在于类别的完备,而具体到研究对象,仍然是以常用词语和疑难词语为主,并不是一味追求内容的全面。

参考文献:

- [1] 石云孙.《通雅》:雅学的辉煌[J].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2):2-8.
- [2] 袁津琥.试论《通雅》命名之由及其在雅学史上的地位[J].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4(4):64-68.
- [3] 窦秀艳.中国雅学史[M].济南:齐鲁书社,2004:167-171.
- [4] [清]永瑢,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委员会整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M].海口:海南出版社,1999.
- [5] 顾之川.《通雅》版本源流考[J].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4):82-87.
- [6] [明]方以智.通雅[M].北京:中国书店据清康熙姚文燮浮山此藏轩刻本影印,1990.
- [7] [明]方以智.通雅[M]//[清]乾隆御修.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57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1986.
- [8] [明]方以智.通雅[M].光绪十一年方宝彝刻本.
- [9] [明]方以智.通雅[M]//侯外庐.方以智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 [10] 顾之川.《通雅》性质考述[J].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89(2):114-120.

On the Catalog of Tongya

ZHANG Ke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3, China)

Abstract: Tongya is a representative work of Fang Yizhi, a scholar in the End of Ming Dynasty. The innovation of it's catalog and content represents not only Fong Yizhi's learning thought system, but also the social knowledge and culture structure of The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Dynasty, as also as the peak of Ya books. We Investigated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sundry editions of Tongya, and sorted out it's catalog situation as well as the of number entries of each kind. The categories of vocabulary in Tongya is overall, but the number entries of each kind are imbalance, which shows that what the Tongya aspires is not the all-sidedness of content, but the perfections of vocabulary system.

Keywords: Fang Yizhi; Tongya; catalog; imbalance

(责任编辑:李开玲)